

# 教宗本篤十六世

## 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保祿六世禮堂

2008年3月5日

## 大聖良一世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讓我們繼續與教會的教父，這些從遠方發射光芒的真正星宿，的同行之旅，今日我們遇見的是一位教宗，這位教宗於 1754 年被本篤十四世冊封為教會的聖師：他就是大聖良一世(san Leone Magno)。正如傳統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「大」字所代表的，聖良一世的确是給羅馬宗座帶來光榮的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教宗，在鞏固宗座的權力和名聲上貢獻良多。他是第一位羅馬主教以良(Leone)作名字，之後有十二位教宗跟隨他。他亦是首位教宗的講道能傳留後世，這些講道都是當年他於慶典中，對圍繞在他身邊的子民的講話。因此，在我們每週三的聚會中，很自然地便想到他，因為過去這幾十年，每星期的週三這天，已成為羅馬主教會見信友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的定期約會。

聖良一世原籍杜西亞 (Tuscia)，430 年左右成為羅馬教會的執事，之後在教會的地位日趨重要，以致 440 年，當時正統治西羅馬帝國的卡拉巴思迪亞 (Galla Placidia)，邀請他到高盧(Gallia)，以挽救該地所處的困局。然而教宗西思篤三世 — 其名字與聖母大殿那些瑰麗的鑲嵌畫總是連在一起 — 卻於該年夏天辭世，良被選接替他，當良接獲這消息時，還在高盧進行他的和平調停工作。返回羅馬後，新教宗於 440 年 9 月 29 日被祝聖。從此開始他那超過二十年的教宗任期，可以肯定這是教會史上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教宗任期。當他於 461 年 11 月 10 日去世時，人們把他的遺體葬在聖伯多祿墓旁。其遺體今日仍保存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的其中一處祭台中。

教宗良真是生逢亂世，蠻族的不斷入侵，西羅馬帝國國力的日漸式微，加上長期存在著的社會危機，這一切都促使羅馬主教，在民生和政治方面，要擔當起重要的角色，就如在一個半世紀後，更明顯地發生在大額我略的教宗任期內一樣。這一切當然也大大提升了羅馬宗座的重要性和聲望。在教宗良的生平中，有一事尤其為人所稱道，這要回到 452 年，教宗於曼多化城 (Mantova)，與一個羅馬特使團一起，會見烏里族 (Unni) 的首領亞狄拉 (Attila)，並說服他停止其侵略行動，讓義大利半島其他地方，得以逃過一劫。因為當時義大利的東北部已被亞狄拉入侵，可以說哀鴻遍野。這麼重要的事件當然很快便被記入史冊，成為教宗良的和平調停行動的一個特徵。三年後，455 年，同樣的事件再發生，這次入侵的是圳侖里高的凡達爾蠻族尹達利人 (Vandali di Genserico)。雖然這次教宗良的遊說行動沒有成功，未能阻止尹達利人入侵羅馬，但他的勇氣已讓人佩服不已。455 年春天，尹達利人來到羅馬的城門外，開始進攻這個全無抵抗能力的城市，結果羅馬被搶掠了兩個星期。最後，教宗良只由他的神職培伴著，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，前去見入侵者，要求他停止其劫殺行動。教宗此舉至少讓羅馬城避過被焚的厄運，而當時城中庇護著部份受驚嚇的羅馬市民的聖伯多祿、聖保祿及聖若望三座大殿，亦得以逃過一場恐怖的劫掠，保存下來。今日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有關教宗良所做過的事，首先要多得他留下來的這些美麗動人的講道，這些講道幾乎有一百篇，全部以簡明優美的拉丁文寫成；其次是他的書信，大約有一百五十封。這些作品不但讓我們看到這位教宗，如何透過不斷的教誨和書信往還，在愛德中為真理服務的偉大的一生，也展現出他的神學家和牧者的身份。在他的信友和羅馬市民的不斷推動下，及與其他不同教會的交往和扶助他們的所需中，對羅馬主教的首席權這問題，教宗良一直是個永不言倦的支持者和推廣人，視自己為伯多祿宗徒的真正繼承者：關於這一點，當年很多參與加采東大公會議 (il Concilio di Calcedonia) 的主教，大部份屬東方教會，都顯示他們出有此共識。

451 年召開，共有三百五十位主教出席的加采東大公會議，在當時來說，是教會歷來所舉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大公會議。加采東代表的，是在它之前所舉行的三次大公會議，即 325 年的尼西 (Nicea)、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 (Costantinopoli) 和 431 年的厄弗所 (Efeso)，所討論的基督學問題的一個穩固終點。事實上，這四個總結古代教會的信仰的大公會，在下一世紀，即第六世紀，已被喻為四福音，即如教宗大額我略在他一

封著名的信中所肯定的，他說：「要接受和尊敬這四個大公會議，一如尊敬那四部神聖的福音書一樣」。原因是，額我略繼續解釋：「這四個大公會議就有如一塊四方型大石，神聖的信仰的結構在它上面建築起來」(I,24)。而加采東大公會議，透過否定艾烏狄奇(Eutiche)不承認天主子有真正人性這異端，確認在天主子的獨一位格中，天主性和人性，不相混淆、不相分離地互相結合。

教宗良曾在一份致君士旦丁堡的主教的重要教義文獻，即一般所稱的《致華韋安文 *Tomo a Flaviano*》中，確定有關耶穌基督是真天主和真人這端教義，在加采東大公會議中，大會也宣讀了該文獻，並獲與會的全體主教歡呼讚成。關於這事，大公會議的記錄如此報道，大會的神長都一致異口同聲宣稱：「伯多祿藉著良的口講了話」。在那個由於基督論問題引發的激烈爭辯的年代，良一世曾多次介入，但特別是這一次，最能清楚顯示出，教宗是如何迫切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伯多祿繼承人所肩負的不同責任。他所擔當的角色，在教會中是獨一的，因為正如良自己在他其中一篇講道中所說：「一切要傳給所有宗徒的，都託付給一位宗徒」(83,2)。因此，不論在何處，西方也好，東方也好，身為教宗，要懂得在不同情況下，謹慎地、同時堅定和明智地、透過自己的書信和特使，作出介入。如此一來，可以讓大家見到，為了能夠有效地為基督唯一的教會的最大特性 — 共融 — 服務，無論是以前，或是今日，羅馬首席權永遠不可或缺。

對外教人或對基督徒來說，那時羅馬實在是活於水深火熱中，教宗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處的歷史時刻和經歷的階段，有別於外教人訴諸迷信和摩尼派的行動，他懂得透過自己的牧民工作和講道，守護在羅馬市民和信友身旁。為一個不但飽受饑荒、不義和貧窮所摧殘，還要承受從四方八面湧到的難民的羅馬，提供愛德服務。把禮儀帶入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：例如他把辨別一年四季更替的「四季齋期」中的禁食，和愛德工作及哀矜捐獻結合起來。尤其是，大良一世教導他的信友 — 而他所說的話今日對我們依然有效 — 基督徒的禮儀並非對過去事件的記憶，而是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，使一個不可見的現實可以有所行動。就像他在一篇解釋一年任何時期都要慶祝復活節的講道中所說(64,1-2)，「我們所慶祝的不是一些已過去的事，而是一件發生在目前的事」。而所有這一切，都包括在一個嚴格規範著的計劃內，教宗良強調說，正如當日造物主為了賜給人生命，向著祂自己用地上的泥土造成的人噓了一口理性生命的氣，

在原罪出現後，祂打發祂的兒子到世上來，透過一個充滿恩寵的新生命，恢復人所失落的尊嚴同時摧毀魔鬼的勢力。

這正是教宗大良一世透過他致加采東大公會議的信，在基督的奧蹟的教義上，所作的有效和實質的貢獻，之後再經加采東，向後世確認聖伯多祿於凱撒肋雅的妻子所說的。並與伯多祿一起，有如伯多祿一樣宣認說：「你是基督，生活的天主之子」。因此是天主也是人，「屬人類中的一個，只是不受罪的沾染」(參看《講道集 *Serm.*》64)。正是在這基督論的信德的力量支持下，教宗良成爲和平與愛的攜帶者。他同時指給我們看：在信德中我們可以學會愛。因此，讓我們也學教宗大良一樣，相信真天主和真人的基督，並且每日都透過我們促進和平的行動及對近人的愛，實踐這信德。